



魔女卡丽

[美] 斯蒂芬·金 著 管舒宁 译

STEPHEN KING

“恐怖小说之王”成名作，青少年恐怖小说鼻祖
与恐怖和梦魇直面相对，那就是……《魔女卡丽》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魔女卡丽

[美] 斯蒂芬·金 著 管舒宁 译

Carri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女卡丽 / (美) 金(King, S.) 著; 管舒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8

书名原文: Carrie

ISBN 978-7-5327-5861-6

I. ①魔… II. ①金… ②管… III. ①恐怖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4610 号

Stephen King

CARRIE

Copyright © 1974 by Stephen Ki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8-639 号

魔女卡丽

(美) 斯蒂芬·金 著 管舒宁 译

责任编辑/冯 涛 装帧设计/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12,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5861-6/I·3469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512-52218653

献给塔碧^①，她使我进入其中——
又帮我摆脱出来。

① 即斯蒂芬·金的妻子塔碧塔 (Tabitha King)。



第一部 血腥游戏



缅因州韦斯托弗每周一期的《企业报》1966 年 8 月 19 日消息：

石头雨报道

据来自数人的可靠消息称，8 月 17 日，在张伯伦镇卡林大街，一场石头雨自碧空而降。石头大多落在了玛格丽特·怀特太太家，殃及大片屋顶，两条排水沟及一根价值约 25 美元的水落管也被砸坏。怀特太太孀居，与三岁大的女儿卡丽塔住在一起。

未能联系到怀特太太就此事发表评论。

这事发生的时候，没人着实感到惊讶，真的没有，从只会产生野蛮念头的潜意识角度里讲也没有。表面上看，淋浴室里的女孩们都被吓坏了，觉得惊恐、羞耻，或者仅仅是乐滋滋地看到怀特这娘们又吃苦头了。也许她们中有人会宣称自己感到惊讶，但那肯定是假的。卡丽跟其中一些人从一年级起就是同学，从那时起，这种关系就一直在发展，缓慢且永恒不变地，依照操控人类本性的所有法

则，与一切达到临界点的稳定性连锁反应一起在发展。

当然，他们谁也不知道的是，卡丽·怀特能够心灵遥感。

张伯伦镇巴克街小学的一张书桌上的涂鸦：

卡丽·怀特吃屎。

更衣室里充斥着叫声和回音，暗中还有冲淋水溅在瓷砖上的声音。姑娘们第一节课在打排球，她们早上微微出了点汗，有些急不可耐。

姑娘们在热水龙头底下舒展、扭动着身子，尖叫着，轻拍着水，把白色肥皂条抛来抛去。卡丽冷冷地站在她们中间，像是天鹅群中的一只青蛙。她是个矮小敦实的女孩，颈上、背上、臀上满是脓包，湿漉漉的头发几乎看不出颜色，没精打采地贴在脸上。她只是站着，脑袋稍垂，让水泼溅到身体上，再流淌下来。她就像被献祭的山羊的身体，是永远的笑柄，她相信自己如同笨拙的扳手，总是出错。她孤苦而执拗地企盼着尤恩中学能有单间——这样便私密了——淋浴室，就跟韦斯托弗或者刘易斯顿的其他中学一样。她们在盯着看。她们总是盯着看。

淋浴器一个个关掉了，姑娘们走了出去，摘下浅色的浴帽，用毛巾擦干身体，喷上香水，看看门上的钟。她们戴上文胸，穿上内裤。空气中弥漫着水汽；要不是角落里的“极可意”按摩浴池不时发出的隆隆声，此地俨然就是个埃及浴室。闹腾的休息过后，叫

声、嘘声，连同台球劈劈啪啪的轻击声重又响起。

“——于是汤米说他恨我，而我——”

“——我打算跟我姐姐和姐夫一起去。我姐夫挖鼻孔，姐姐也是，所以他俩真是——”

“放学后冲淋，然后——”

“该死的花点小钱算什么，太便宜了，于是辛迪和我——”

德雅尔丹，她们那苗条、平胸的体育老师走了进来，伸长脖子微微环视了一下，轻快地拍了下手。“在等什么呀，卡丽？等死吗？还有五分钟就要打铃了。”

她的运动短裤白得晃眼，双腿谈不上有什么曲线，好在肌肉不算发达，还是挺惹眼的。一只大学里射箭比赛赢来的银色哨子挂在她的脖子里。

姑娘们咯咯地笑着，卡丽仰着头，目光迟疑而茫然地落在炉子和支架上，里头的水正不断地发出轰鸣声。“啊？”

这个声音怪得像蛙叫，应得及时却有些怪诞，姑娘们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苏·斯内尔以魔术师开始变戏法般的速度用毛巾抽打头发，继而又飞快地梳起头发。德雅尔丹小姐冲卡丽做了个生气而扭曲的手势，走了出去。

卡丽关上淋浴器。淋浴器滴下最后一滴水，在咯咯声中没了动静。

直到她走出来，她们所有人才看见血正从她腿上流下来。

引自《爆炸的幽灵：卡丽塔·怀特案件纪实及引出的特别结

论》，戴维·R·康格雷著（图兰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可以说毫无疑问，未能将怀特姑娘早年心灵遥感的特殊实例记录下来，归因于怀特与斯特恩在其论文《心灵遥感：再看特异功能》中所提出的那个结论——通过意念的努力移动物体的才能仅仅在个人极端紧张的时刻才会活跃。这种超常能力实际上隐藏得很好；否则多少世纪以来，它缘何始终不为人所知，而仅仅在骗术的海洋里露出冰山一角？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仅有区区一点道听途说的证据作为依据，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表明卡丽·怀特体内所拥有的巨大的“心灵遥感”潜能。莫大的悲剧在于，如今，我们全是马后炮……

* * *

“月——经！”

第一声尖叫是克里斯·哈根森发出的。叫声撞在铺了瓷砖的墙上，反弹回来，又撞了回去。苏·斯内尔从鼻子里发出呼呼的笑声，觉得有一种古怪、讨厌的感觉，混杂着憎恶、反感、愤怒，还有怜悯。她看上去那么傻，站在那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上帝啊，你会以为她从来没有——

“月——经！”

这叫声渐渐有了调子，变成了叠唱。背景中有人在嚷（兴许又是哈根森，苏在合唱声中听不出是谁），“堵住！”狂热的声音沙哑

而放肆。

“月——经，月——经，月——经！”

卡丽呆呆地站在一个正在形成的圆圈的中心，水珠一滴滴从她身上滚落下来。她像一头耐心的公牛那样站着，知道这玩笑是冲着她来的(一直如此)，窘迫无语，却并不奇怪。

当第一股深色的经血滴到地砖上，一滴滴有十分钱硬币那么大，她感到一阵恶心。“看在上帝的分上，卡丽，你来月经了！”她叫道。“弄干净！”

“啊？”

她木然地环顾四周。头发贴在她的脸颊上，弯弯曲曲的，像个头盔。一只肩膀上有一串粉刺。十六岁了，这种难以表述的伤害印记早已印在她的眼睛里。

“她还以为这是用来做唇膏的呢！”露丝·戈甘突然神秘而欢快地叫道，随即又爆发出一记尖笑。苏事后还记得这句话，觉得它符合当时的情况。但此刻，这只不过是混乱中又一个无厘头的声音。十六岁？她在想。她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

血一滴滴地流得更多了。卡丽依旧茫然地望着她的同学，迟迟疑疑，不知所措。

海伦·夏里斯转过身，做出假装要吐的样子。

“你在流血！”苏一下子叫了起来，气冲冲的。“你在流血，你这个大傻瓜！”

卡丽朝自己的下身看去。

她尖叫起来。

在潮湿的更衣室里，这个声音非常响亮。

一个月经棉冷不丁地砸在她胸口，随即啪嗒一声掉在她脚边。
一朵红花沾上吸收棉，化了开来。

接着，大笑的、犯恶心的、鄙视的、害怕的都提高了嗓门，声音变得刺耳难听，姑娘们有些从包里，有些从墙上破烂的自动贩售机里取出月经棉和卫生巾朝她扔去。它们像雪片般飞舞，歌声变成了：“堵住，堵住，堵住，堵住——”

苏也在扔卫生巾，跟其他人一起扔着、唱着，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十分清醒——她鬼迷心窍了一般，那股魔力像霓虹灯一样在闪烁：这不是坏事真的不坏真的不坏——它依然在安慰似的闪着、亮着，就在这当儿，卡丽突然嚎哭起来，转过身，胳膊乱舞，呼噜呼噜的，又发出像火鸡一样的咯咯声。

姑娘们停了下来，意识到裂变与爆炸终于发生了。就是在这一瞬间，事后回想起来，她们中有人才宣称惊讶的。然而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那些年里，我们在基督青年营里在她的床铺上搞恶作剧，发现卡丽写给博比·皮克特^①的情书，复印下来，到处传阅，把她的内裤藏起来，在她鞋里放条蛇，把她摁进水里，再摁进水里；骑车旅行中，卡丽倔头倔脑地一路跟着，第一年被人称作“呆子”，第二年又被叫作“废物”，总是一股汗味，老也跟不上；在灌木丛里小便的时候碰到了有毒的藤蔓，大家都发现了（嘿，挠屁股的，你屁眼痒吗？）；那回她在自修室里睡着了，比利·普利斯

^① 博比·皮克特(1938—2007)，美国歌手。

顿把花生酱抹在她头发上；在学校的过道里伸出腿绊她一下，把书从她的书桌上打落，把色情明信片塞进她包里；在教堂的野餐会上，卡丽笨手笨脚地跪下来祈祷，她那条旧的马德拉斯裙的线缝沿着拉链绷了开来，那动静就像一阵巨风刮过；即便是玩儿童足球，她也老接不到球，二年级现代舞课上，还磕了脸，打排球的时候，撞到网上，又碰碎了颗牙；穿的长统袜总是抽了丝的，要么正在抽丝或是快要抽丝的，衬衫的袖子底下还老是让人瞧见汗渍；甚至有一次，克里斯·哈根森放学后从镇上的凯利果行打电话来，问她知不知道“猪头”拼作 C-A-R-R-I-E：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连同铺天盖地的批评都到临界点了。长久以来所寻觅的那种终极轻蔑、侮辱、奚落终于出现了。裂变。

她转过身，在才出现的寂静中嚎哭起来，粗壮的前臂交叉在脸上，阴毛中央粘着个月经棉。

姑娘们看着她，目光庄重。

卡丽走向四个大淋浴隔间中的一间，慢慢瘫了下去，急促地发出徐缓而无助的呻吟声。她翻着湿漉漉的眼白，就像屠宰场里的猪一样。

苏慢吞吞、迟迟疑疑地说道：“我想，这一定是她第一次——”

就在这时，门摇晃着砰的一声打开了，德雅尔丹小姐冲了进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引自《爆炸的幽灵》（第41页）：

关于这个问题，医学和心理学家都认为，卡丽·怀特月经初潮的异常迟到来与痛苦创伤或许给她潜在的特异功能提供了触发器。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都到了1979年了，卡丽居然对女性月经周期一无所知。同样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做母亲的，对于女儿快17岁还不来月经这件事，居然不曾咨询过妇科专家。

然而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当卡丽意识到自己的阴道口在流血时，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她对月经根本没有概念。

幸存下来的一个同学露丝·戈甘讲起一件事，那是在这些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发生的前一年，她有回走进尤恩中学女更衣室，看见卡丽在用卫生巾擦抹她的唇膏。戈甘小姐见状问她：“你到底在干什么？”怀特小姐答道：“这样不对吗？”戈甘小姐便回答说：“没错。这没错。”露丝·戈甘把这事透露给了一个死党（后来她告诉采访者，她觉得这事“有那么点性感”），将来要是有人企图告诉卡丽她用来化妆的这东西的真正用途，她肯定会以为又有人在捉弄她而拒绝听人解释的。这便是她生活中的一面，而她对生活正逐渐变得极度警惕……

姑娘们跑去上第二节课，铃声已经停息了（她们中有几个趁着德雅尔丹小姐点名之前，从后门悄没声地溜了出去），德雅尔丹小姐用起对付歇斯底里的标准战术：她飞快地在卡丽脸上掴了一巴掌。她当然不会承认此举给她带来的愉悦，当然也会否认自己把卡丽视作一头油腻、暴躁的肥猪。作为一名执教一年的老师，她依然相信自己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好样的。

卡丽无声地抬起头看她，脸庞依旧在扭曲抽搐。“德—德雅—

德一小一小姐——”

“起来，”德雅尔丹小姐冷冷地说道。“起来，把自己收拾好。”

“我在流血，要死了！”卡丽尖叫道，一只手鲁莽地摸索着抓住了德雅尔丹小姐的白色短裤，留下一个血手印。

“我……你……”体育老师的脸因为恶心而皱得变了形，她猛地推开卡丽，在她脚边踉跄了一下。“到那边去！”

卡丽摇摇晃晃地站在淋浴器和墙上的投币式卫生巾贩售机之间，蜷缩着身子，胸脯垂向地面，胳膊无力地垂着，看上去就像只猿猴。她的眼睛闪着光，却茫然无神。

“好了，”德雅尔丹小姐嘶嘶地说道，一字一句地，“你取一个卫生巾出来……不，别管那个投币口，那玩意早就坏了……拿一个……该死的，你不会做吗！你这样子就像从没来过月经似的。”

“月经？”卡丽问。

她一副根本不信的样子，显得过于真诚，过于愚蠢，充满了无助的恐惧，以至于被人忽略和否认了。一个可怕而黑色的预言在丽塔·德雅尔丹的脑子里出现。这难以置信，这是不可能的。她自己是十一岁生日过后不久来初潮的，她跑到楼梯顶端，冲着下面兴奋地大叫：“嘿，妈妈，我来潮了！”

“卡丽？”此刻她说道。她走向那女孩。“卡丽？”

卡丽往后退缩了一下。就在这时，角落里的一堆垒球棒倒了下来，发出的轰然巨响震荡四壁。球棒四处乱滚，德雅尔丹跳了起来。

“卡丽，这是你的第一次月经吗？”

但是此刻，这个念头已经得到了证实，她几乎都不用问了。暗红的血恐怖而徐缓地流下来。卡丽的两条腿血迹斑斑、黏湿不堪，仿佛从一条血河里蹚过一般。

“很疼，”卡丽呻吟道。“我的肚子……”

“会过去的，”德雅尔丹小姐说。内疚与羞耻在她心里不安地交织着。“你得……嗯，别让血流下来。你——”

头顶上闪过一道亮光，随即一只灯泡嘶嘶作响，发出啪的一记像闪光枪发出的声音，爆掉了。德雅尔丹小姐惊得叫了起来，在她看来

（这整个该死的地方正在坍塌）

当卡丽难过的时候，这种事情总是跟着她，仿佛她每走一步都有晦气跟着。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就几乎立刻消失了。她从这个坏了的贩售机里取出一个卫生巾，打开包装。

“瞧，”她说。“像这样——”

引自《爆炸的幽灵》（第54页）：

卡丽·怀特的母亲玛格丽特·怀特于1963年9月21日生下女儿，当时的情形只能用异乎寻常来形容。事实上，纵观卡丽·怀特案件，细心的研究者会留下一种超越其他一切的感觉：卡丽是这个引起公众注意的古怪家庭的唯一子女。

前面提到过，拉尔夫·怀特1963年2月死于波兰一建筑工地，被运输吊索上坠落的钢梁砸死了。怀特太太在丈夫死后继续独